漢書門
類 五〇三二
號 四三
函 三二
架 三
冊 三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五〇三二
號 三二
冊 三〇
函 二八〇
架 一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32
冊數 30（11）
函號 28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

内閣文庫
武勤學務文庫
淺草文庫
昌平坂學問所

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吴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户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户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

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
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
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
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
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
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
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
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
嘉平之間咸欲辨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
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

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
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
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
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
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
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
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
皆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
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
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

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敦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鎭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毁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

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鎭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鎭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臣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

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
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
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
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
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
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行之俄而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
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
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
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

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
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
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
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
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
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
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
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
國之公戶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
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

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
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彼
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
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依喪服從諸侯之例
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
揔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
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
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
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
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
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
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
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
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
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
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
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
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

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輙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寑不報

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

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
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
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
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
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
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
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
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
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
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

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
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
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
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
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謐字
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
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
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
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

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
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
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
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
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
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
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
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
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
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
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
將軍謐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
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為威福如
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
女選極一時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
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
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
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
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
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

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
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
喪未終起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
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
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
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
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
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
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
元博士荀熙刀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
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時從帝幸
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
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
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
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
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
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
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甚恐及
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

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
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
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
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
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
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
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
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
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
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
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
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
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
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顔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
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
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
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為嗣衆陽狂自免以
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為
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謡曰賈

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强暴模每盡言為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宮

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

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
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
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
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
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
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
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
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
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
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
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
右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
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
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
憤然矣駿弟珧濟皆有俊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
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
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
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

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為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内懐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為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黄門董猛始自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啟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

後以討駿貶廣𨹧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
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
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
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
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
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
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
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
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群
寮宮中不宜空便宜擊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

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
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
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
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
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
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
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
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
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
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蓩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

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
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
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
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
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
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
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
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
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
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
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
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
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
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
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
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
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

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
為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
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
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
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踈因
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
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
崇曰賢兄執政踈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
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雖殺
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
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
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惜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

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溢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脩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

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之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

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媵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媵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與其宛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

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
人允叙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
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
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
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
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
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
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
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来三
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

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
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
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
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
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
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
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繐窗戶皁輪車牛一乘庶
出入觀望或足散其憂也以族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
嗣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
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
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
道時憙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徙還遂遭母喪論
者嘉其志節後為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
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為不可軌
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
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
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

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
史從討毌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
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為知
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為寧北將軍鎮鄴
以憙為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
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
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
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
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
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

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
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
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
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
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
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
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二代司
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為太子
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
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
典兵二傅并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
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
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
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
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
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憙為僕射時涼州
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
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

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荅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

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毁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来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

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
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
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
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
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
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
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
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
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
在下位不得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
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
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
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
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
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
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
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
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
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己
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

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

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
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
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
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
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
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
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
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
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
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
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
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
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
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
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
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
於此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

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
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
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
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
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
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
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
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
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
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
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

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
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
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
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
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
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
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
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

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白扶輿冒險而
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奠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
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
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
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
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
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
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
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
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乃宅一區國之大政將

就諮于君副朕意焉尋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
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
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
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
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
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
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
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
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
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

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汚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從駕討成都王潁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

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
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
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
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
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本官
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
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
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
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
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之弊仍於喪中往来不絕
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
參軍姜顗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
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
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
歟

贊曰舒言不矜寔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
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来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歳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鎭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

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
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
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
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
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
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
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
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
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
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
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
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
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
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
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

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
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
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
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
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
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
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
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
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
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
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
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
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
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異萬
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
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
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
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
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

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
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
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
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
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
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
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
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
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
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
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
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
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
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
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歷
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
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

力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
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
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彦武帝嘗會公
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
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
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
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
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内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
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

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
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
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
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
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
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
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
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
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

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弈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

宣嗣渾薨拜給事中次尚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
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並歷清
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
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
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
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
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
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
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
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
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
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
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
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
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
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

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遷濬為益州刺
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
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
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
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
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
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
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皓不從尋以謀伐吳詔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
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
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
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
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勖陳諫以為
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
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

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漏刻敢緣天

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
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
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
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
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
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
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
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
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

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
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
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
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
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
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
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
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
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

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乗勝猛氣益壯
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
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惣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
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
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
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
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来過共有所議
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乗勢造賊城
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
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
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来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
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
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来首都亭無緣共
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
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
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
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
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

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
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
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
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
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
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
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
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
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嘩嘈不可聽聞案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之道
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
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
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
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
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
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
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
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

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
剌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牙門將李
高放火燒晧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
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
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
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
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
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
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
況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

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
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
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
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
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
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
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

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

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别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君子而臣諸軍悉聚盗跖邪
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
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
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
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
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
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
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
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
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
其餘謗讟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
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
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
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
美由臣頑疏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
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
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
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
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

劉子成

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
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
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
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
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
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
陽縣侯邑萬户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户賜絹
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
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

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
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
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
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
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
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
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
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

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
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
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
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
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
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
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録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
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絶百王之
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
亂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
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
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
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
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
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
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
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
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
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

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
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録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
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
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山太守彬有經國大
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
鹿強力兼人晩乃敦悦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
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
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
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
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
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端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
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彦見彬
莫不欽悦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
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
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
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
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

鄉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駡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鎭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

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
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
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
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
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
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
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
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
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綿亙山谷且三千
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
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
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
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
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
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
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
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
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
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
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

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克清建鄴干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撿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紓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嵆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

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隷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晩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
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
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
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
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
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
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
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
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
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
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
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
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
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
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
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
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
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
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帝再手詔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寝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

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為
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
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
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
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
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
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
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
詔曰君以道德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

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
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
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
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
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
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
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
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
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
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

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
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幷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
校尉該子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
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尫
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
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
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
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
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
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
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
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
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
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
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
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
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
雅漸喪至于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

亂之萌也是以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
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
姓流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
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
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
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
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
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
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
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
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
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簡又為賊

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彦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若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

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
将矯前失歸諸後正惪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
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
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
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歳於
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
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
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
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
十歳而籍與之交籍毎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
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
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

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勲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

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
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棊而
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
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
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
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
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
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
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
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
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
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
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
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
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
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
四百十二

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
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
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
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
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
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
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
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
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
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
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
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
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
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鑚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纆纆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

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
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
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
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
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
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
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
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
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

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
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還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
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
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
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
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
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
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
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
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
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
何至扵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扵情然則情之
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
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
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
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
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
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
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
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
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
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
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
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
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
位衍陽狂所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

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
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
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
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
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
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
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
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
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
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
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
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
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 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
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 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
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 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
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
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
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
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
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
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
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
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
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

者與士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
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
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
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
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
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
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為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
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
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
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
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
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

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
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
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
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
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
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
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
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
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
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
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
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
主討逆賊郭勱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
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
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
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荊土
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
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
少釋而歔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
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
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
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
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
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
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
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
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
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宮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
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
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
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
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
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
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
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

何言舒曰縲紲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數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數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

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
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
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
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
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
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
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
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
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
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
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
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
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
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
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
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
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勞也論者以為裔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咲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甞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貍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觧遣衆人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頴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諸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

弟相攜南渡江讃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澄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鏡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禈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將墜車乖跡稽情獨往自得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鮮懸懷之客豈闇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窟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

空王朗辟為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從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

輔

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
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
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
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袞履行純正守道沖
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
袞職之闕今以袞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
國坦就第拜授袞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
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
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
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
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
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
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寺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
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
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
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
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
人饑默輙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
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
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
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内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袁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
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
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
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
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
爲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
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
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
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
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
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
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勲太康
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黙子豫黙曰吾每讀雋不疑傳
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黙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
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
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
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
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
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
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
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
孤毋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

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
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深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歷營鎮北軍事遷樂平
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
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宜豐太守文帝引為大
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其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
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為河南尹封
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胤奏以為古者三
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
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

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咨周文翼翼
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讜
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
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
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
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
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
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轉拜侍中加特進
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
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
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
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
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
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
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
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
之三子固眞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
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
眞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
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
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
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
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
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
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
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没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産業身没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没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禄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産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

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
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
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
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
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
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
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
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
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
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
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
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
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
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
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
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
從及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懷驕望之心以長沙王乂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之時荆州有張昌之亂
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乂志

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
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
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荊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
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頴不納及乂死頴表志為
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頴遣志督
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頴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
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頴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
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頴早發時有道士姓黃

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
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
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
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
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
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市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
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
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
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
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

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
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
宗廟宮室以絶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
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
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
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顒被黜志
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穎還鄴以
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
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
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
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廻詣河北
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
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
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
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謐
謐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
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
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
所虜粲據晉陽留謐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

攻鄴鄴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
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
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
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
亦敗喪時南路阻絶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
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
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
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
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

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
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
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
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
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
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

尉表年二十六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
来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
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傅轉光禄勲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
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
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禄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
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隷王宏等並歎羡表清澹退靜
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
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
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
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表有賜客在
萬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
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
女廙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

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廣當之又緣廣有違忤
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廣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廣
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廣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廣為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
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廣以肅貪
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
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

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嘗受封逃避斷縣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
稱之廣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
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闌於宅側
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廣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
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
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為公廣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

病篤詔遣大鴻臚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
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
元三子混薈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
陶嗣補輦令沒於石勒
薈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
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
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
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
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
恒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
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
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
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即召恒補
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
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
柴宜於此脩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
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
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
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
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
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
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

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

禍

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脩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
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
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
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
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
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
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
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
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
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
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
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
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嗣歷屯騎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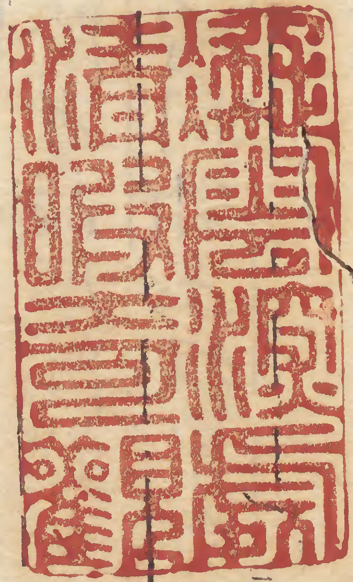
温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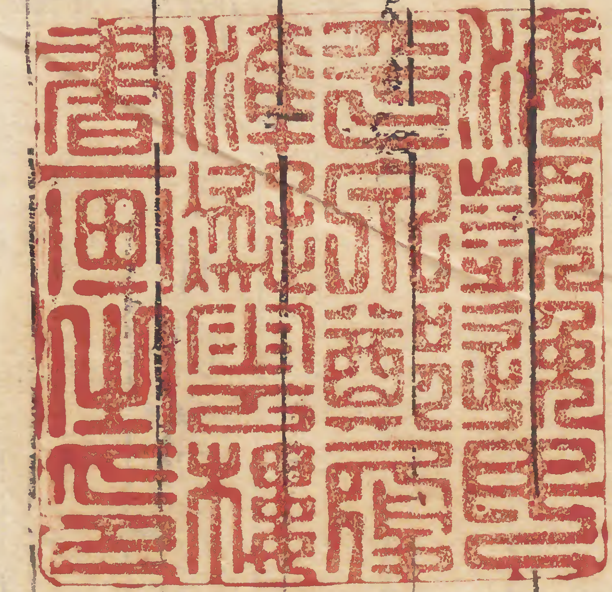
温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隙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内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内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微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虔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直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學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若節流譽慶垂素業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